

合唱泰斗世纪情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上谈艺录

马革顺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金波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合唱泰斗世纪情

金波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合唱泰斗世纪情 / 金波著. — 上海: 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 2014.11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1539-7

I. ①合… II. ①金… III. ①马革顺 - 评传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9852号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郭燕红

责任编辑 胡 捷

特约编辑 倪里勋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合唱泰斗世纪情 · 马革顺

著 者 金 波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35,00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452-1539-7/J.939

定 价 45.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书图片由传主方提供, 如有异议, 请与本社联系。



马革顺荣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颁发的“金钟奖”荣誉勋章



上海音乐厅命名50周年，邀请老音乐家们聚会，第一排中间为马革顺



2009年，马革顺参加华师大学生艺术团建团60周年音乐会演出



2001年，马革顺游览巴黎



2009年，“上音”民主党派举办“同舟放歌”国庆大联欢音乐会，马革顺应邀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



马革顺与2013年毕业的研究生刘薇、邓文博、张沁合影



马革顺指挥上海鸿德堂唱诗班献唱圣诞音乐崇拜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徐 麟

副主任 陈 东 施大畏 宋 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王依群 何承伟 宋 妍 沈文忠

迟志刚 张元民 张建亚 张晓敏 陆在易

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

徐 麟 凌桂明 程海宝 谭晶华 穆端正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郭燕红

目 录

艺术访谈

艺术创新，就要当传统的“叛徒”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儿时磨难与心灵洗礼	015
第二章 “中大”求学崭露头角	026
第三章 血气方刚的救亡青年	039
第四章 婚姻是件“冒险”的事	050
第五章 留学美利坚	063
第六章 中国的《弥赛亚》	077
第七章 逆境巨篇《合唱学》	089
第八章 悲欢岁月	105
第九章 艺术人生第二春	121
第十章 枝繁叶茂	134
第十一章 雪花咏叹	151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69
后 记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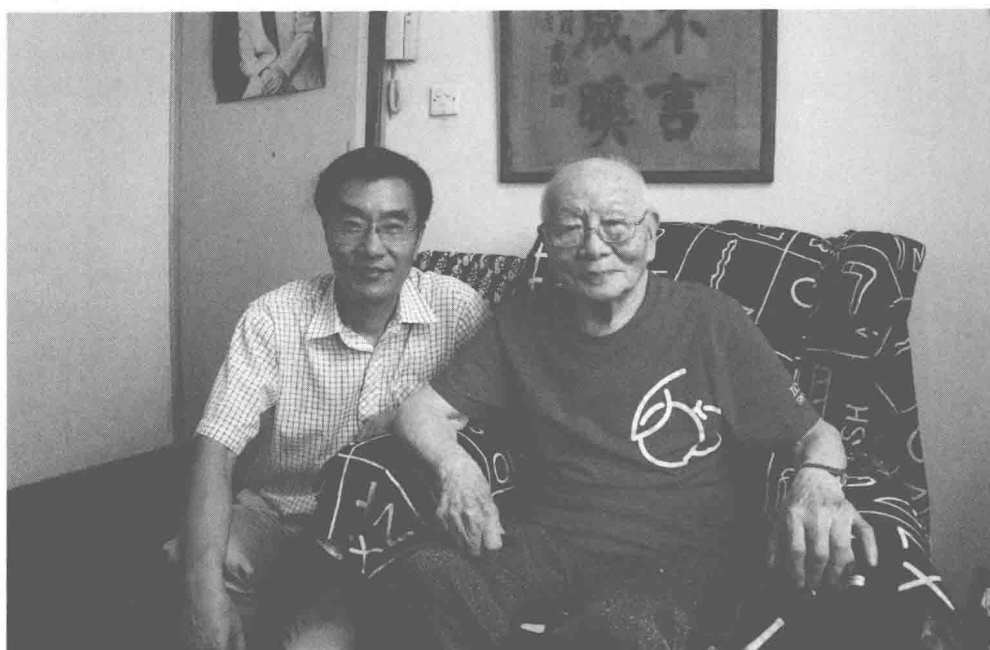
艺术访谈



几十年来，我深入到传统合唱艺术，先是唱，后来指挥了些经典作品。再接下来是研究，从中汲取精华。

我先做传统的“儿子”，再做传统的“叛徒”……

——马革顺



2012年夏，马革顺与作者金波在寓所合影

艺术创新，就要当传统的“叛徒”

时间：2012年7月—10月

地点：马革顺住所

受访人：马革顺

采访人：金波

7月的申城，热浪滚滚。与不远处车水马龙、个性鲜明的衡山路相比，法国梧桐底荫下的吴兴路显得低调、深沉，有种难得的清静。不过，从花园别墅式酒家、希腊餐厅、咖啡吧、海鲜店、小吃街到银行、拍卖公司、证券营业部，老式洋房随处可见的吴兴路却同样洋溢着时尚气息。

马革顺的住所地处吴兴路北端一个由几幢四层楼房组成的老式小区，楼房的外形虽说老了些，但浅灰色的外墙粉刷得干干净净。道路两旁约二三公尺宽的绿化带郁郁葱葱，充满活力。马家所住楼房的楼道口，一株比小孩手臂略粗的紫藤，伸展着无数片绿叶攀墙而上直至楼顶，乍一看，如同一条浑身翠绿的苍龙在翩翩起舞。

这里是马革顺的福地！他一再表示，自己人生中只有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生活在快乐里。这段日子正是自他三十多年前搬到吴兴路才开始的。

聆听马革顺叙述，他浑厚的嗓音不禁让人想起保罗·罗伯逊充满磁力的歌声。他靠在舒适的布艺沙发里，听别人讲话时，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对方或挺起腰身体向前探去，生怕会遗漏什么。除了听力略微有点障碍，将近百岁的马革顺反应敏捷、对答如流。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年月、地名、人名，他仍记得清清楚楚。

音乐不仅拯救了儿时的马革顺，而且成就了他的事业，给他带来了荣耀。当年考大学时就立志献身音乐的马革顺，只要一谈起音乐，只要来到合唱团排练场，就似乎浑身都充满了活力。面对面与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几次带着歉意问他：“马老，您该休息了吧？”他常常应声而答：“没关系，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只管问！”

指挥合唱始于大学时代

金波（以下简称金）：马老，1993年，上海音乐学院就为您举办了从艺60周年庆祝活动。如此算来，您从事合唱指挥已近八十年。您最早接触到歌唱是什么时候？

马革顺（以下简称马）：我的父亲是牧师。我小时候家在南京，我们住的房子共有三层，底楼是个礼拜堂。我五六岁时，大人们在礼拜堂做礼拜唱赞美诗，我很喜欢听，不过那时还不大懂。父亲办了个孤儿院，有几十个孤儿。孤儿们平时要学习、劳动，很辛苦。我父亲对孤儿管教较严，因此，孤儿们经常会在劳动时唱赞美诗，用歌声缓解压力和劳累，也以此表达对父亲的不满。那时，父亲对我们也很严厉。我是长子，几乎每天要遭受父亲的责罚，心里十分苦闷。因此，孤儿们动听的歌声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金：您父亲棍棒式的教育，使您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您对此“耿耿于怀”。听说您甚至试图以自杀相抗衡，以求解脱。小时候的磨难塑造了您坚韧的性格。音乐是否对儿时的您具有心灵抚慰和救赎的作用？

马：确实如此。孤儿们唱《罪孽不能进天堂》，他们是在用唱歌反抗我的父亲。我有时也与他们一起唱：“罪孽不能进天堂，罪孽不能进天堂，若到审判那日子，罪孽污秽真可耻，罪孽不能进天堂。”我唱这首歌对付父亲，我心想：你责罚我，我没有办法，我自己要安慰自己。

我手上的这本赞美诗集，是父亲使用过的。书里面的这首歌《天父必看顾你》，是我最喜欢唱，经常唱，一直到现在还时常唱的赞美诗：“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我就是以此安慰自己，激励自己。

金：您父亲也责罚孤儿吗？

马：责罚。他虽然是牧师，与教会和传教士接触较多，但他的思想仍很封建。不过孤儿们的生活还可以，吃得很好，身体也挺好。

金：您读大学时，曾组织家里孤儿院的孩子排练合唱。这是您最早开始指挥合唱吗？

马：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读书时，由三所学校（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合唱队成员成立了声歌协会合唱团。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当时也在声歌协会合唱团唱歌，他后来创作了《延安颂》等歌曲。我在声歌协会参加合唱，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担任指挥的史达士老师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代指挥。声歌协会合唱团的合唱很正规，曲目有海顿的清唱剧等。我训练孤儿，指挥他们合唱，差不多也在这一时期，大概是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吧。

1935年3月，我在《音乐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组织与指导合唱团的经过》，专门介绍了训练孤儿院合唱团的情况。

金：这篇文章的署名是“马应人”。您为什么起这个笔名？

马：我上大学时有位老师叫吴梅，字瞿安，他是很有名的教授。有一次，他上课点名，看到我的名字就说：“哦，马革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你有没有字？如果没有就叫‘应人’吧。”我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金：中央大学师资力量很强呀。

马：中央大学艺术科的主任是徐悲鸿。我们音乐组的组长是唐学咏，他的老师刘质平是李叔同的学生。音乐组教师还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等。

教我们指挥的老师是奥地利人史达士，他还兼任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上海工部局乐队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当时有评价称其水准为“远东第三”。

我在中央大学还学了三年德文，老师商章孙是著名德文翻译家。

金：抗战初期，您在南京和西安以音乐和歌声作为武器，宣传抗日。您在街头指挥学生高唱抗日歌曲的场面，怎么会出现在外国人拍摄的纪录片里的呢？

马：南京沦陷前两个礼拜，我和家人离开南京前往西安。在这之前，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也准备撤到重庆，电台准备组织人在广播中演唱宣传抗日的歌曲。当时人心惶惶，电台找人十分困难，最后就找到了我。我为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王问奇写的两首歌词《不久就要天明》和《淞沪战歌》谱了曲，与两个弟弟在家排练了一番，就到了电台演唱，我伴奏。

1937年11月，我到达西安。有一天，我在鼓楼附近的街头指挥学生演唱救亡歌曲，当时来了两位外国人，说他们是美国“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是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麾下的摄影师。那时伊文思正在拍摄反映中国人民奋勇抗日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所以他们想拍摄我们唱歌的场景。我同意拍摄，但由于这天光线不理想，所以约定第二天拍。第二天，我如约带学生前去，拍完之后，我们没再联系。过了二十多年，有一次，我在一部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看到了我当年在街头指挥学生演唱抗战歌曲的镜头，十分欣喜。这个镜头正是从《四万万人民》中剪辑的。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在做专访我的节目时，也把这个镜头放了进去。这历史镜头确实非常珍贵！

金：马老，您早期还创作了哪些歌曲？

马：有抗战歌曲，如《募寒衣》《台儿庄打胜仗》《胜利在最后》等。歌词都

是别人写的，我作曲。

合唱歌曲需要民族化

金：您还创作了不少宗教歌曲。

马：以前中国教会的赞美诗全是从国外引入的。1936年，中华基督教会等要联合编本赞美诗《普天颂赞》。《普天颂赞》百分之八十是国外的赞美诗，另外百分之二十公开征集，由中国人自己写。我应征创作了一首《婴儿周岁歌》寄了出去，结果被录用了，还得到十块大洋。《婴儿周岁歌》应该是我最早创作的歌曲。

建国初期，我的好朋友戚庆才牧师在上海怀恩堂讲道，他要我每周写一首经文短歌，在讲道前教唱，以调节气氛，起到“热身”的作用。经文由戚牧师提供，我谱曲，共谱了100首。这些经文短歌后来出版，名为《杖竿短歌集》，前几年还再版过。

金：《受膏者》是您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被称为“中国的《弥赛亚》”。您能不能谈谈创作《受膏者》的缘由？

马：从1949年起，每年圣诞节上海教会联合唱诗班都由我负责排练、指挥圣诞大合唱，每年都唱《弥赛亚》。另外，中国的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教堂，华人基督徒也唱《弥赛亚》，唱巴赫的作品，但中国人不大习惯。而《弥赛亚》很长，唱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我就想能不能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圣诞大合唱。这就是最初的动机，没有其他想法。我创作《受膏者》有几个标准：首先不能太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第二，不能太难。当然，太简单了也没意思。第三，稍微有点民族化。第四，打破传统的圣诗格律。

《受膏者》从1953年春天开始创作，根据《弥赛亚》的部分歌词酝酿旋律，写了一年。1954年12月在慕尔堂（今沐恩堂）首演。

金：《受膏者》旋律庄重、优美。在民族化方面，它有哪些突破呢？

马：18世纪，赞美诗的格律两小节、两小节很对称。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A），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A）。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B）。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A）。”AABA句式，就像中国的“起承转合”旧体诗，五言诗、七言诗，都讲究工整对仗。这在当时很进步，但是200年一直这样，那就不够进步，甚

至阻碍进步了。

所以，我的《受膏者》有所突破：“我心尊主为大（四小节），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五小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四小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四小节）。从今以后（三小节），万代要称我有福（四小节）。从今以后（三小节），万代要称我有福（四小节）……”《受膏者》根据词谱曲，打破了以传统格律为主的工整对仗的常规，有了突破，这方面比较成功。我以前没有对别人讲过，别人不大注意这点。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写的赞美诗仍以韵律为主，我要是讲打破了韵律就好像在否定他们。

在民族化方面，我也做了点尝试，但不多，主要是在旋律方面。

《受膏者》不足之处是风格不太统一。因为我不是专业作曲，只是在大学上大课时学了些作曲理论。

金：指挥《受膏者》首演，心情一定十分激动吧？

马：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激动，另外一方面也很压抑。因为当时我常常要“受审查”“写检查”。1951年，我已排练好门德尔松的一部清唱剧《赞美颂》，但里面有句歌词：“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有人就揪辫子了，说我“含沙射影骂社会主义”。结果演出取消，我被迫“写检查”。

金：您谱写过不少作品，也把独唱歌曲《周总理，您在哪里？》改编成合唱曲。您是否想过创作一些“红色”作品，这样也许可以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

马：我是个基督徒，从小受到宗教音乐的熏陶，对《圣经》的章节也较熟。我不是作曲家，我的专业是音乐教育和合唱指挥。

我创作过一些抗战歌曲，但我没有去过延安，我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可20世纪50年代我教合唱课，就有人认定我没资格诠释革命歌曲，只能教歌唱技巧。后来我又被打成“右派”。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老老实实”，哪里还敢写什么歌。

我曾把《周总理，您在哪里？》《运动员进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改编成合唱曲，但是许多东西我不敢改。

金：不少人理解的合唱，就是一队人聚到一起“大家唱”。什么样的歌声才是合唱呢？

马：合唱是一种集体歌唱方式，它是由单旋律的齐唱发展而成的，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合唱可分为同声合唱、混声合唱两大类型。如童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都属于同声合唱。女声或童声与男声混合组织的合唱就是混声合唱。合唱是